

五燈會元卷第三

城六

宋沙門大川濟纂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漢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祖又曰彼有大士堪為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

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為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逢跨水復逢羊獨自栖栖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曰此後更有何事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吾識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為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者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識曰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識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賢集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

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城六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邪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不定故卽非實相彼曰定既

不定卽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問曰城六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

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闍祖辯枕卽悟本心禮謝於祖戴悔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卽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

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卽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卽戒卽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卽自慚伏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祖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

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於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有妄構其說至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祖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卽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祖遙知衆意卽彈指應之六衆聞云此是我

城六

五

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速行以副慈命卽至祖所禮拜問訊祖曰一葉翳空孰能翦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大作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諳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不起於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理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祖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大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

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
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憍慢
方熾卽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旣有道何
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
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
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
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
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
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
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
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
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
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
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

六

六

夕忘倦迄於九旬時宗勝旣被斥逐退藏深
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
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
死言訖卽自投崖餓有神人以手捧承置於
巖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
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
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
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
尊故薰修而入道雖具小智慧而多有彼我
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
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
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竒智諸
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卽於
巖間宴坐時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
師何人提曰我所出家卽娑羅寺烏沙婆三

藏爲受業師其出世師者卽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祖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特加迎請祖卽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於祖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祖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祖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卽至矣王卽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貧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祖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祖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祖語祖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

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祖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祖卽至慰問時宗勝再承王召卽別巖間波羅提亦來問疾謂祖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祖卽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三寶復爲懺悔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後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卽回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旣有緣非吾所止惟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王卽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祖沉重演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善板

年甲差誤今依梁僧寶唱續法
記宋高禪師正宗記前後改云 十月一日至

金陵帝問曰朕卽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
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
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
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
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
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
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祖知機不契
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
於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於嵩
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
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
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
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
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

彼晨夕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
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
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
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
過膝祖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
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
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
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
徒勞動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
置於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
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
與易名曰慧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
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
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
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越九年欲返天

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
 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
 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
 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
 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
 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
 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
 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
 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
 汝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
 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
 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
 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
 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
 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

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
 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
 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
 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
 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
 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
 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
 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
 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為法求人際會未諧
 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祖初居少林

寺九年為二祖說法抵教外息諸緣內心無
 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
 未契理祖祇遮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體可忍
 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
 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
 所傳心體更勿疑也 言已乃與徒衆往禹
 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銜之早慕
 佛乘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為祖其道如何

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卽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覩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今過量通佛心今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銜之聞得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祖曰吾卽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愚難銜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銜之曰師苦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爲識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

卷六

七

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銜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於懷禮辭而去祖之所識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斤相指心每與師論義是非蜂起祖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卽魏莊帝永安元年戊申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於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唯空棺一隻草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竊在五臺華

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祖因緣未契及
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
宋雲事乃成之代宗益圖覺大師塔曰空觀

年流依紀
年通譜

通論曰傳燈謂魏孝明帝欽祖異迹三尼詔
命祖竟不下少林及祖示寂宋雲自西域還

遇祖於蔥嶺孝莊帝有旨令營壙如南史晉
通八年即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歲四月癸
丑殂祖以十月至梁蓋祖未至魏時孝明已
去世矣其子即位未幾為爾朱榮所弑乃立
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
五年分割為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
值其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
其國至於分割久矣烏有孝莊令營壙之說
乎按唐史云後魏未有僧達磨航海而來既
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蔥嶺回見之門徒發其
墓但有隻履而

二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
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令無子禱之
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妊及長
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

城大

十二

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
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
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徧學
大小乘義年三十三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
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
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祖知神助
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
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祖遂以見
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峰秀出矣
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
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祖受教造於少
室其得法傳衣事迹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
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
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車
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

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善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并信衣密付於吾吾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祖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祖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

瑛六

十三

代正在於汝汝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祖付囑已即往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眾皈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輶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莞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能其憤與謗於邑宰翟仲侃翟惑其邪說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真者謂之賞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葬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諡大祖禪師

皓月供奉問長沙峯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為甚麼得償債去沙曰大德

不識本來空月曰如何是本來空沙曰業障是曰如何是業障沙曰本來空是月無語沙以偈示之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

三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於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

城六

十四

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祖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還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

設檀供祖為四眾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諡鑑智禪師覺寂之塔師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

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遺有從空背空多言多

城六

十五

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能由境滅境遂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
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
精麗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
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
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道遙絕惱繫念乖真昏
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
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
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逃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
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
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
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
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旣不成一
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
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

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
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
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
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
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
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
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
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

城六
門宛如宿習旣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

十六
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
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之教
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
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

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荅曰姓卽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邪荅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卽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尙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

英

十七

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誠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於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諡大醫禪師慈雲之塔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迺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

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還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叅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馱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房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

減六

十八

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房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荅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

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房問曰米白也未
盧曰白也未有篩祖於碓以杖三擊之盧卽
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
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
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

城六

十九

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
二十八世至達磨屆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
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
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
地果還生無情旣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
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旣受衣付何人祖曰昔
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
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
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
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盧

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五祖
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
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邪祖曰能者得
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旣失潛知彼得
卽共奔逐五祖旣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
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
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於黃梅之東山
代宗諡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六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
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
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竇師
樵採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
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
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
黃梅忍大師祖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

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畧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卽志畧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者

城六

二十

艾曰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祖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祖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祖遂請益遠曰

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於黃梅汝當往彼參決祖辭去直造黃梅之東山卽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

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剝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徵風幡之

義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

常人師爲是誰祖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座下盧居士曰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

城六

三

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

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欲歸舊隱卽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祖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於世後返曹溪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

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

城六

三

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

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祖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敕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 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祖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一日祖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

卷六

三三

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露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四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嘗有僧舉臥輪

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臥輪非名即住處也祖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曰善捏塑祖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祖真可高七尺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辯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楫時大眾哀慕乞師且住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授祖曰有道者得

成六

二五

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殮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曠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曰香煙引處即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時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頭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胸布也緝木為華心織成後八以碧絹為裏中宗賜磨衲寶鉢以辯塑真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

鐵索聲僧眾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月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滅六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問祖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寬親平等況彼欲求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爾後甚有名賢贊述禮施珍異文繁不錄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敕刺史楊珉曰朕夢感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

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眾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為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匹憲宗諡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皇朝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祖之塔廟鞠為煨燼而真身為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太宗皇帝即位留心禪宗頗增壯麗焉

五燈會元卷第三

音釋

孺與埤同音皖胡官切音桓地名在舒春秋時皖國漢為皖縣縣西

有皖山諸深切音掛皖水石次王也